

从社会文化学视角探析英语浸入式课堂师生互动行为 ——理论分析

裴淼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在中国开展的英语浸入式实验研究, 指出该实验研究欠缺对教学过程的考察和评估。通过对以往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研究的回顾, 社会文化学相关概念的介绍, 以及浸入式始终提倡的教学理念的分析, 本文提出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 从教学活动的实施、教师对学生反应的跟进反馈和学生的课堂参与这三方面来探究浸入式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关键词: 浸入式; 课堂; 师生互动; 社会文化学; 最近发展区; 鹰架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1.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概论

英语是国际社会及许多国家通用的语言。近年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英语成为成人和在校学生学习的第一外语, 学习英语的热潮不断掀起, 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中国的正规英语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英语教学效果在不断提高, 教学与考试在不断改革。但是, 中国英语教学的总体水平却不能令人满意, 存在“费事较多, 收效较低”的普遍问题, 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学生缺乏英语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 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Hu, 2002)。

新的形势向中国教育界提出一个挑战: 怎样满足全民对英语的需求? 如何从儿童抓起、培养更多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双语人才? 加拿大成功的法语浸入式教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强海燕 & 赵琳, 2000; 马振铎, 2001)。1997年6月, 陕西师范大学与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多伦多大学的学者共同切磋、反复商议, 成立了“中加教育合作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课题组”, 制定了实验方案, 于1997年9月在西安具有不同代表性的8所幼儿园和5所小学开始了早期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 简称CCEI项目(China-Canada Collaborative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后来随着美国教育与语言专家的加入, 自2002年开始, 该项目名称改为“中国-加拿大-美国教育合作英语浸入式教学与课程研究”, 简称CCUEI项目(China-Canada-United States Collaborative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

“浸入式”教学是指用目标语作为教学用语的教学模式, 即儿童在校(园)的全部或一半时间内, 被“浸泡”在目标语环境中, 教师只用该语言面对学生。浸入式教学不同于传统外语教学的本质在于: 目标语既是教学的目的, 又同时是教学的手段(Genesee, 1985)。学生不仅将目标语作为学校的一门学科进行学习, 他们也通过和利用目标语来学习其他一些学科课程, 比如科学、美术、体育、品德与社会等。浸入式教学模式使中国传统的、孤立的外语教学向外语教学与学科知识教学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强海燕 & 赵琳, 2000)。

CCUEI 项目采用“早期英语半浸入式教学研究”形式开展实验：早期¹是指儿童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参与到此种教学模式中；英语为教学用语，也同时是目标语；半浸入指学生在幼儿园 50%，在小学 30%的时间都在英语环境下。幼儿园采取汉语、英语半日活动轮流的做法，小学是除语文、数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课程用英语教授，来满足浸入式模式对暴露或“浸泡”在目标语环境中时间的要求。英语浸入式教学在中国的研究与实验已进行了 8 年之久，经过众多浸入式教育研究者和实验教师的不懈努力，英语浸入式教育模式已越来越成熟，取得的成绩也远远超出了当初人们的预想。其主要收效有：

- 效果评估。中期评估结果表明实验班儿童的英语能力要明显高于对照班儿童，在音素定位和韵脚测验中均有显著差异 ($P<0.028$, $P<0.03$)；浸入式儿童的母语能力和学科课程的成绩未受影响。
- 规模扩大。目前，中国的英语浸入式教学在西安、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30 所幼儿园和小学开展，共有实验班 40 多个，实验儿童 4000 余名（至 2003 年 8 月），在浙江、湖北、广东等省的部分地区正在进行项目推广。第一批浸入式学生已经升入西安的 3 所中学，继续更高阶段的浸入式教育。
- 教材编写。幼儿园阶段编写了《幼儿园英语浸入式整合课程》3 学年 6 册 28 个主题的系列教材，包括教学所用的挂图和大书，获得 2004 年陕西省高等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小学阶段的《小学低年级英语浸入式综合课程教学指南》（1A、1B）与《小学低年级英语浸入式综合课程学生用书》（1A、1B）已经出版发行。小学高年级综合课和学科课教材也在陆续的编写和出版中。
- 研究开展。实施了对实验效果的量化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叙述性研究；对教师专业素质定期的考核等。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所取得的成效与加拿大法语浸入式的研究结果呈现一致性，因此验证了浸入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为不同目的、采取不同形式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但是，目前针对英语浸入式实验的研究多属于结果取向性的，而决策者越来越关注和重点探索的领域是：加拿大法语浸入式教学模式的产生、发展和成功的原因有其自身的国情、民情等特点，如何借鉴外国这种第二语言教育的“洋”模式为我所用，开展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早期英语半浸入式教学研究”。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教学过程，尤其是课堂上的师生互动，进行研究和评估，因为课堂上师生互动的好坏决定浸入式的成效 (Genesee, Holobow, Lambert, Cleghorn, & Walling, 1985)。但目前，世界范围内浸入式教育中针对教学过程的研究为数不多。

2. 课堂互动研究

课堂互动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早期的研究集中探讨课堂师生互动模式，例如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评定 (initiation-response-evaluation, IRE)。尽管对于师生交际的这种界定有助于理解师生间的互动性交流，但它无助于解释互动的交际性功能及其对意义建构的影响 (Boyd & Maloof, 2000)。随着传统的知识传授式教学观念逐渐被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互动双方(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观念所取代，针对教与学的研究开始探索课堂话语 (classroom discourse) 如何支持知识的建构。

以往课堂互动的研究大多从语言学习出发，比如第二语习得研究中语言和交际上的调整，学习者的输入和输出；以及课堂内的话语研究，例如教师语言，互动类型等，其目的是考察语言学习内部心理机制和外部言语互动机制。但两种机制是被孤立地分析，忽略了两者共同的、对语言学习的作用，也没有充分体现语言使用的某些方面，例如话语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等。虽然已经承认语言学习的社会性建构性质，却只有少数研究是针对广泛社会背景中真正的交流互动。近年来，研究者，尤其是新维果茨基派，主张重新界定课

堂互动，使其更能体现人类学习行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特性。对课堂互动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逐渐升温正是得益于理论视角的这种转换，将课堂互动从固化的话语结构转变为动态的教与学之间的交流。在后一类互动模式中，更为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

基于上述考虑，研究者便从语言学习以外的领域找寻更有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取向来探究语言本身和语言学习过程，希望能籍之在更大范畴内，从概念上更加具体地解释学习过程，包括语言学习过程。社会文化取向就成为被常引用的理论之一。

3. 社会文化学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概念

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晰教学、学习与发展的关系。心理学界对这一关系的阐述开始忽视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后的行为主义彰显学习在发展中的作用，再后来有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它强调个体通过积极地接触世界而促进认知的发展变化。但大多数心理学研究取向都忽视了教学与学习在心理发展中的复杂作用，没有清晰阐述学习者从事的具体活动以及他们学习的心理工具如何影响心理发展。维果茨基（以下简称维氏）开创的社会文化学辩证分析了教学、学习与发展的关系：教与学促进发展，因为正是通过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教授，儿童学习使用新的文化工具，构建心理发展基础，最终引发和促进其全面发展。

维氏社会文化学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心理起源社会说。这一观点的基本思想是：任何高级心智功能，包括判断、推理、想象、有意记忆、语言等最初都具有社会交往形式（*interpsychology*），并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内容或活动形式而存在，然后才被儿童内化，成为儿童内在的心理能力（*intrapsychology*）。因此，任何高级心智功能本源上都具有社会性（*Verplaetse, 2000*）。学习作为儿童高级心智功能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就必然只能发生在儿童与成人、与同伴进行社会互动的情境中。对教学的理解，首先是将它定义为一个教师与儿童积极互动、合作建构的过程。教学意味着教师有目的地催动学习（*施良方, 1999*）。教学不仅是知识教学，而是基于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的语言能力来进行技能训练和认知发展的过程。因此，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提供最恰当、最真实、最生动的语言信息输入外，更要引导、帮助、组织、协调学生进行知识、技能和心智的学习和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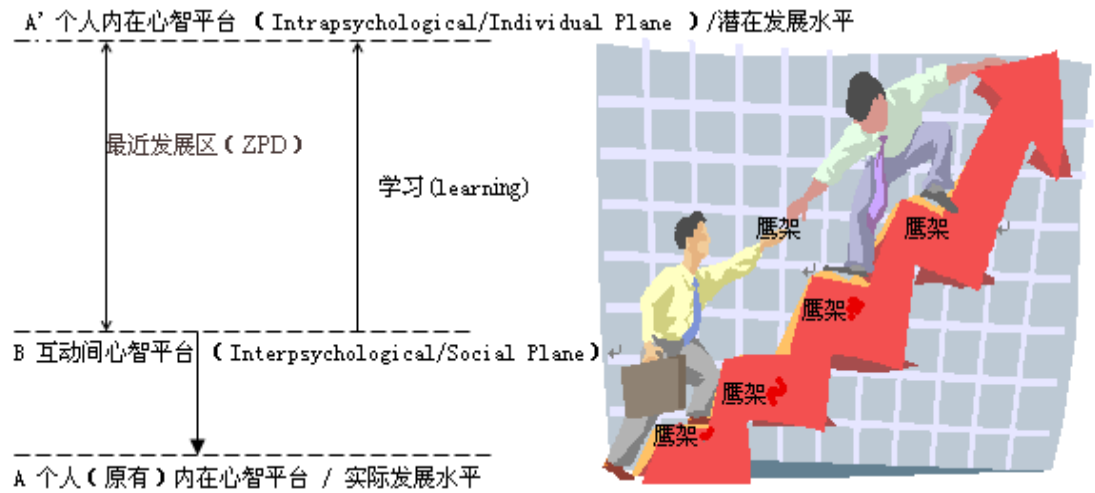
二是维氏的“最近发展区”概念（*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它是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或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Vygotsky, 1978, p.96*）”。教师作为典型的更有能力者，不仅要通过对儿童的了解给他们造就最近发展区，更要通过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使儿童跨过这个最近发展区，从而使这种发展的潜能变为现实。在这一概念中，学习与发展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合作活动，是不能被“教”给某个人的。这种活动只能是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构筑自己的理解，教师正是在此过程中作为促进者和帮助者指导和激励学生发展。

但笔者认为教师在为儿童造就最近发展区时，首先要考虑儿童发展的原有水平，在此基础上，构架起与儿童互动的平台。因此对某些概念有了不同的解释和界定。在本系列研究中将儿童原有内在心智平台指定为他们原有的实际发展水平（*A*），通过不断地与教师的互动（互动间心智平台 *B*），教师提供帮助和支持使学生完成某项任务，其间帮助和引导儿童积累、练就和培养能独立完成所需的知识、能力和品质，达到发展的更高水平，在这里指定为儿童潜在发展水平 *A'*（见图 1）。

社会文化理论对学习的理解非常强调发展的社会性，认为发展发生在初学者或儿童与成人或更有能力者参与对话交流时，更有能力者引导学习者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两方面长时间规律性的互动，学习者将独立完成的任务的知识和技能内化。内化（*internalizing*）是社会文化理论解释学习过程的一个中心概念，它将学习定义为从社会互

动间的心智平台过渡到个体的内在心智平台的过程。内化是一个复杂的、能引起质变的动态过程，参与者的主动性以及来自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是实现内化的两个必要条件。他人的帮助在社会文化学中是由另一重要信条——鹰架（scaffolding）来诠释的。这一概念原本指支撑未成型建筑的手脚架，这里用“鹰架”的概念喻指教学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指导。笔者通过图 1 解释维氏社会文化学中的两个基本观点以及内化和鹰架两个概念。

图 1 图释维果茨基心理起源学说、“最近发展区”以及内化和鹰架的概念



在教学过程中，鹰架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儿童穿越最近发展区(鲁志鲲, 2004)。可以从整体教学策略和具体教学策略两个层面界定教学中的鹰架：前者强调，教师针对不同教学环节的各种教学目标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支持；而且，各种支持应随学生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减少，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儿童获得更高水平的能力；后者是在学生完成某个特定任务过程中，教师提供必要而暂时的支持，强调情景性。具体地看，鹰架的整体教学策略体现在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整体安排，包括期待儿童达到怎样的教学目标，以这些目标为线索如何设计教学环节。教学目标的设定要考虑儿童现有能力和可能在教师帮助下达到的潜在能力，即造就最近发展区；教学环节的实施要体现出教师如何逐步帮助儿童跨越设定的最近发展区，在哪些环节处需要设置‘鹰架’，在何时要相应减少鹰架，又在何时的和怎样的活动中要彻底撤除‘鹰架’，给儿童充分的空间和信任，让他们自由的表现和发挥（表现为图 1 中每级台阶）。鹰架的具体教学策略体现在课堂上细致的教学环节中，教师针对每一个环节的实施，环节中的每一步，甚至具体到针对每个儿童的反应情境化地、随发地跟进反馈（表现在图 1 中手与手的相连）。

当教师支持儿童达到内在心智平台时，标志着儿童已跨越这一最近发展区，达到了新的发展起点，同时也就有了新的最近发展区。于是教学又从新的现有发展水平开始，即前一次的 A’（潜在水平）应该成为下一次教学中的 A（实际水平）。这种循环往复不断转化和思维发展区层层逐步推进的过程，就是学生不断积累知识和推动综合能力发展的过程(王应密、吕莉, 2004)，从儿童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儿童动态的、螺旋式的发展，决定了教师的教也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不仅要以学习者的实际水平而教，而且要以他们的潜在水平而教，从而使教学引导学习者全面而超前地发展。整个师生互动的过程都是动态的。

4. 浸入式教学理念和社会文化学教学观的暗合

在实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过程中，课题的研究者和参与教师坚持正确的教育观念与先进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力争收到显著的教育效果（从学生知识、技能和教师素质等方面

衡量)。实验教师注重从学生经验出发,从兴趣入手,开展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生动活泼的课堂活动,拉动、促进和引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这些观念和操恰好与维氏社会文化学所倡导的教学观以及鹰架概念的整体教学策略相一致。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浸入式教师要从整体的课程设置考虑,在教学环节中引导儿童在设定的最近发展区内,随着教师搭建的脚手架,逐级地提升个人的能力,达到最近发展区相对独立的个人内在心智平台,其间内化涉及的知识和技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浸入式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树立以儿童为主体的教育观念,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方式,针对不同环节、不同学生调整教学策略,启发和诱导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后一理念与鹰架的具体教学层面吻合。

既然中国的英语浸入式实验研究提倡的教学理念与社会文化理论对教与学的界定与解释有很多相融之处,因此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研究英语浸入式教育教学过程,特别是能解释实验绩效的课堂师生互动行为。课堂师生互动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复杂的动态事件,本系列研究针对其中的一个层面,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参与的引导,其理论依据就是社会文化理论中鹰架概念的双重功能。下节论述本系列研究从哪些具体方面考察教师对学生参与的引导。

5. 本文的研究重点

在教学过程中,语言对于学习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课堂被认为是由各类活动组成、促进发展的重要场合,课堂活动是通过课堂话语组织起来。

Hall 和 Verplaetse (2000)将课堂话语定义为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言语互动。课堂话语的典型交际模式是:教师启发-学生反应-教师跟进反馈(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follow-up, IRF)三分结构(Cazden, 2001; Mehan, 1979; 陈艳, 2004)²。课堂话语的某些研究批判这一交际模式的禁锢性和其过于专注知识传播,因此并不能促进学习(Boyd & Maloof, 2000; Johnson, 1995)。但是,另有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并不是 IRF 三分结构限制了学习者的学习(Hall, 1998),而是教师在课堂交往、互动中提供给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Wells, 1993),这样的机会应该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同时考察。Wells (1993)进一步论证说教师的任务是使学生参与到能启动新一轮学习的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中,而且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反映在课堂中应呈现不断螺旋上升的趋势(learning-and-teaching spiral)。他建议教和学螺旋模型的新一轮起点的关键是在 IRF 三分结构的第三步,也就是教师的跟进反馈。教师反馈是课堂交际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教师有意省略了反馈环节,学生将会变得无所适从。所以,反馈的作用和地位决定了其理应受到重视和研究。

既然不是 IRF 交际结构抑制学习,那么为促进更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教师如何运用课堂典型交流形式 IRF,特别是怎么反馈学生的回答(鹰架的具体教学策略层次),成为值得研究的领域。在国内,相关研究非常匮乏,极个别的也只是基于理论的讨论,并无实证的研究和对研究结果的论证。在 CCUEI 项目中它是一个正被开发的研究领域,也是本系列文章着重探究的一个方面。

在课堂互动的研究中有一个因素被反复提及,却也一次次被忽视:即学生的参与。“既然学习过程的主体是学习者,那就应该关注他们在做些什么”(Allwright, 1980, p.165)。而且,在儿童内化过程中,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主动性是教师实现教学目标的最根本保证。英语浸入式教学要求课堂教学变“教师中心”为“教师主导,学生中心”,要求教师在师生互动中,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内在动机,使他们积极投入,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本系列研究从三个纬度来考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情况:一是交际调整策略(modification devices),例如理解性核实(comprehension check)、确认性核实(confirmation check)、明确性核实(clarification check)等(Long, 1983; Tsui, 1995)。因为这

些策略可以反应出学生对可理解性输入的协商，是他们参与课堂的表现之一(Tsui, 1995)。二是学生的话轮行为，反应在一段交流中，有多少轮次的发言等方面的信息。三是学生的“语言”，表现形式可以是口语的、书面的，也可能是学生作品中表达的含义。对学生参与三个纬度，尤其是最后一个，的记录和分析应该是纵向的，这样才有助于观测到学生是否内化了某些语言、知识内容和能力素质，并在与教师或同伴间的交流互动中表现出来。

据此，对浸入式课堂互动中教师对学生参与的引导这一具体层面的探究，可以从课堂教学活动的实施（鹰架的整体教学策略）、教师对学生反应的跟进反馈（鹰架的具体教学策略）以及学生对课堂活动的参与（从交际调整策略、话轮和言语中验证）三方面考察。

6. 总结

中加美教育合作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历经八年，成绩令人注目，也获得了社会、家长和学术界的认可。对结果的评估显示，这种教学模式收效良好。但是它的理念（是借鉴加拿大法语浸入式的“舶来品”）和实验的性质决定了：要想让这种模式更好地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对英语浸入式实验班级的教学过程进行深层次的实证研究。一是为英语浸入式模式取得的效果做出科学的解释，也为该实验模式的推广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会发现实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教学过程的研究归结到对师生互动活动的探索，更具体到师生间言语的交流。从上面的讨论看出，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观念和维氏社会文化学的核心观点——心理起源社会说、最近发展区，以及一些重要概念（鹰架、内化）体现出来的教学观在思路上大同小异。所以如果对英语浸入式教学过程进行研究，社会文化学可以提供合理而可行的理论解释。本文提出了这类研究可依据的理论视角，在实证研究中还应该涉及方法论取向（包括研究范式的适当选择、研究参与者的选取、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解释和讨论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将在系列研究之二做详尽的说明和论证。

注释

1. 相对于中期和晚期浸入式而言。中期浸入式是指在小学阶段的四、五年级开始使用目标语做为主要教学用语。晚期是指对目标语深入、广泛的使用要推迟到小学阶段的后期甚至要到中学阶段才开始。
2. 同早期研究的互动模式(IRE/F)相比，IRF 三分结构更为细致、准确。Sinclair 和 Coulthard(1975)将互动模式中第三步标注为 feedback(反馈)，然后又改称为 follow-up (跟进反馈)，Mehan(1979)和其他学者则把其指定为 evaluate (评价)。虽然评价是第三步的主要功能，但有学者指出第三步的功能远远超出单纯地对学生回答好与不好的评定，而且正是其他的功能(例如：扩展学生的回答、引申其含义、联系学生以往的经验等)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显著的影响(Barnes,1976)。

参考文献

- [1] Allwright, D. Turns, topics and tasks: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A]. In D. Larsen-Freeman (Ed.), *Discourse Analysi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0. Pp :165-187.
- [2] Boyd, M., & Maloof, V. How teacher can build on student-proposed intertextual links to facilitate student talk in the ESL classroom[A]. In J. K. Hall & S. L. Verplaetse (Eds.),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Classroom Interaction*[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2000. Pp. 163-182.
- [3] Cazden, C. B. *Classroom discourse: The Languag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2nd ed.)[M].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2001.

- [4] Genesee, 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immersion: A review of U.S. programs[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1985,55(4): 541-561.
- [5] Genesee, F., Holobow, N., Lambert, W., Cleghorn, A., & Walling, R. The linguistic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English speaking children in French schools: Grade four outcomes[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85,41(4): 669-685.
- [6] Hall, J. K. Differential teacher attention to student utter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in the IRF[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8,9(3): 287-311.
- [7] Hall, J. K., & Verplaetse, L. S.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classroom interaction: Mahwah*[M]. London : Erlbaum. 2000.
- [8] Hu, G. W.. Recen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secondary English-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Language, Cultural and Curriculum*, 2002,15(1): 30-49.
- [9] Johnson, K. E.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0] Long, M. Native speaker/ non-native speaker conversation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A]. In M. Clarke & J. Handscombe (Eds.), *On TESOL'82 Pacific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ashington, DC: TESOL[C]. 1983. Pp: 207-225
- [11] Mehan, H. "What time is it, Denise?" Asking known information questions in classroom discourse[J]. *Theory Into Practice*, 1979(18): 285-294.
- [12] Sinclair, J. M., & Coulthard, M.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The English used by teachers and pupil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3] Tsui, A. *Introduc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M]. Penguin English. 1995.
- [14] Verplaetse, L. S. Mr. Wonderful: Portrait of a dialogic teacher[A]. In J. Hall & L. Verplaetse (Eds.),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Classroom Interaction*[C]. London : Erlbaum.2000.
- [15]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 [16] Wells, G. Reevaluating the IRF sequence: A proposal for the articulation of theories of activity and discourse for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3(5): 1-37.
- [17] 施良方. 教学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1999.
- [18] 鲁志鲲. 脚手架理论对学前儿童教学的启示[J]. 理论建设, 2004(9): 19-21.
- [19] 强海燕, 赵琳. 加拿大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及其在我国的借鉴[J]. 比较教育研究, 2000(4): 38-41.
- [20] 陈艳. 浅析课堂话语的典型交际模式——I-R-F 三分结构[J]. 山东外语教学, 2004(3): 52-54.
- [21] 马振铎.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对我们的启示[A]. 载 强海燕 & 赵琳 编, 中外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研究[C].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 [22] 王应密, 吕莉. 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教学设计探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4, 17(5), 56-58.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of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 in China: From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PEI Miao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 in China, presenting its results from outcome-oriented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pointing out its untouched, yet most important aspect in carrying out the project, that is, study on classroom and instruction process. From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one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reflecting instruction proces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reasonable and proper to such kind of exploration.

Key words: English immersi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scaffolding

收稿日期: 2005-06-10; 本刊修订稿, 2005-10-18

作者简介: 裴淼, 女, 讲师, 香港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 教师教育和语言教育。E-mail: peimiao@hkusua.hku.hk